

学生新课标经典必读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Shi Jie Ming Zhu Bai Bu Xi Lie*

# 巴黎圣母院

**Ba**lishengmuyuan

[法] 雨 果◎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学生新课标经典必读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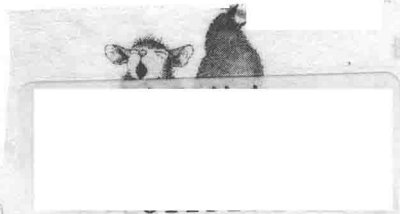


*Shi Jie Ming Zhu Bai Bu Xi Lie*

# 巴黎圣母院

Ba li sheng mu yuan

[法] 雨果 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巴黎圣母院/[法]雨果著.—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1999(2010.6重印)

ISBN 978-7-80094-715-5

I.巴… II.雨… III.文学-作品-简介-法国-近代 IV.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15045 号

书 名 巴黎圣母院

著 者 雨果

责任编辑 门书文

出版发行 大众文艺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 84040746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7号 邮编 100009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海德伟业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40x920 1/32

印 张 20

字 数 225千字

印 数 1-3000册

版 次 2010年6月第2版第1次印刷

定 价 19.80元

## 前 言

丑聋人卡利摩多被巴黎圣母院的神父罗德收养，做撞钟人。外貌正经的克罗德神父自从遇见美丽的吉普赛少女爱斯梅拉达后，被其美色所诱而神魂颠倒，指使卡利摩多强行掳走爱斯梅拉达，途中被非必斯骑兵上尉队长所救，爱斯梅拉达因而爱上了非必斯。但非必斯生性风流，被怀恨在心的克罗德刺杀并嫁祸于爱斯梅拉达，令她被判死刑，行刑时，卡利摩多将爱斯梅拉达救走并藏身于圣母院中，乞丐群众为救爱斯梅拉达而冲入教堂，误与卡利摩多大战，爱斯梅拉达被由克罗德带领的军队冲入圣母院所杀，最后卡利摩多愤然将克罗德从教堂顶楼摔落地下，卡利摩多随之殉情。

小说《巴黎圣母院》艺术地再现了四百多年前法王路易十一统治时期的真实历史，宫廷与教会如何狼狈为奸压迫人民群众，人民群众怎样同两股势力英勇斗争。小说中的反叛者吉卜赛女郎爱斯美拉达和面容丑陋的残疾人卡西莫多是作为真正的美的化身展现在读者面前的，而人们在副主教弗罗洛和贵族军人弗比思身上看到的则是残酷、空虚的心灵和罪恶的情欲。作者将可歌可泣的故事和生动丰富的戏剧性场面有机地连缀起来，使这部小说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小说浪漫主义色彩浓烈，且运用了对比的写作手法，它是运用浪漫主义对照原则的艺术范本。

## 目 录

第一卷 .....	1
第二卷 .....	27
第三卷 .....	54
第四卷 .....	60
第五卷 .....	70
第六卷 .....	87
第七卷 .....	119
第八卷 .....	170
第九卷 .....	208
第十卷 .....	230
第十一卷 .....	281

## 第一卷

### 第 1 章

三百四十八年六个月又一十九天前的那一天，巴黎老城、大学城和新城三区內，天刚放亮群钟便响彻天宇，弄醒了全市居民。但是，1482年1月6日，这一天在历史上并不特别，也没有任何记载。一大早敲响全城钟的事情，也不是很要紧的事。但是这一天，正像约翰·德·特洛瓦所说的，“激奋全巴黎人民情绪的”是这一天从远古以来适逢的两个隆重的节日，即主显节和丑人节。

这一天，按照传统要在河滩放焰火，在布拉克小教堂种下五月树，在司法宫演出圣迹剧。府尹大人的差役，穿着华丽的驼毛铠衣，胸前缀着两个白色大十字，头一天晚上已在重要街头吹着喇叭，大声地预告过了。

一大早，人们就关门闭户，成群结队地拥向指定的三个地点。人人按照早已计划好的，有的去观看焰火，有的去观看种植五月树，有的去观看圣迹剧。人群往来穿梭，熙熙攘攘。

大家知道，前天到达巴黎的弗朗德勒的御史们将要出席圣迹剧的演出，也出席在同一个大厅里举行的丑人王的选举，所以拥来司法宫各条大街的人特别多。

司法宫大厅在当时被誉为独一无二的室内大厅（当然，索瓦尔那时还没有丈量过孟塔吉城堡的大厅），这一天要挤进去是非常不容易的事。那些挤在窗口看热闹的人往下一看，就见人头攒动的司法宫广场，犹如一片汪洋。通往广场的五、六条街道就如汇集的河口，不时地涌出一股股澎湃的人流来。广场形如参差不齐的一片水面，而四周突出来的墙角，就如无数海岬，那不断扩大拥挤的人流，浪涛汹涌，一阵阵拍击着这些岬角。司法宫宏伟的哥特式正面的中央有一道长长的台阶，两股人流不停地上下来往。那道大台阶有如溪流，不断地注入广场，就像一道飞瀑泻入湖泊。喊声，笑声，各种嘈杂的声音，汇成巨大的轰鸣。不时地，这各种声音，随着拥向中央大台阶的人流的来来往往，益发变得澎湃了。这是一种令人赞赏的

传统，由府衙传给提督衙门，由提督衙门传给都统府，再从都统府传给今天的巴黎宪兵队。

门口，窗户上，天窗上，屋顶上，都密密麻麻地占据着成千上万张市民的面孔，和颜悦色，安详朴实，注视着司法宫广场，凝望着杂乱的人群。这些人墙的后面将要发生什么事，他们感兴趣的正是这些。

假如我们这些生活在1830年的人能发挥想象，混杂在15世纪这群巴黎人中间，与他们一起被推推搡搡，跌跌撞撞，挤进司法宫那宽敞的大厅——在1482年1月6日这一天却显得那么狭小——就不会觉得眼前的情景毫无意味，不会觉得没有吸引力了，恰恰相反，我们四周所见的东西尽管那么古老，反而觉得十分地新鲜。

站在大厅里，我们的头顶上是双肋架拱顶，木雕贴面，天蓝色油彩，点缀着金色百合花图案；脚下是黑白相间的大理石地面。从大厅的纵向看，一共竖立着七根大柱，支撑着双拱屋顶落在横向正中的拱顶石。头四根大柱的周围有几家摊位，满缀着玻璃片和金属箔片的亮光；另外三根大柱的四周摆着几条橡木长凳，上面坐着被诉讼人和代理人。大厅四周，沿着高高的墙，立满一长列自法拉蒙以下的法兰西历代国王的塑像：碌碌无为的个个双臂下悬，眼睛低垂；有作为的个个昂首挺胸，双手指向天空。一扇扇尖形长窗，尽是炫目的彩色玻璃；一个个大厅的出口，都是精雕细琢的富华绚丽的门。所有这一切，都显得金碧辉煌，斑斓夺目；我们现在看见这座长方形的大厅时，它的色泽已经略显暗淡了。下面再更准确地说一说一些令人感兴趣的细节。

毋庸置疑，如果不是拉瓦伊阿克刺杀亨利四世，有关拉瓦伊阿克案件的卷宗就不会存放在司法宫档案室里，也不会有他的同谋犯千方百计要把本案的卷宗毁掉；因而也不会有纵火犯放火烧掉档案室，好把卷宗烧毁，也不会放火烧司法宫，那样才能把档案室烧毁。总之，就不会有1618年的那场大火。不然的话，古老的司法宫及其大厅也就会矗立至今。

不过这也很有可能属实：首先，拉瓦伊阿克并没有同谋者；其次，即使万一有，其同谋者也可能与1618年那场火灾没有任何关系。这样，那场大火的起因就有其他两种符合情理的解释。第一种是：有颗熊熊燃烧的大星，一尺宽，一尺高，如大家共睹的3月7日半夜后从天而降，恰好落在司法宫。第二种解释是见诸于泰奥费尔的四句诗：

真是可悲的游戏，

正义女神在巴黎，  
吃了太多的香料，  
自把宫殿焚为平地。

这是1618年与司法官那场大火有关的政治的、自然的、诗歌的三种解释，不管人们对此怎样想，火灾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由于这场灾祸，以及后来多次的重修把幸存的东西也毁了，所以到了今天这座法兰西最早的王宫也就所剩无几了。堪称是卢浮宫长兄的这座宫邸，早在美男子菲利浦时代就已经存在很长时间了，现在，时光流逝，物是人非，那些旷世奇迹终于成了什么呢？为了代替这一切，取代这整个高卢历史，取代这全部哥特艺术，人家塞给了我们什么名堂呢？代替艺术的，无非是德·普罗斯大人那种沉重低垂的穹顶；至于历史，我们听到许多对粗大柱子的忆述，时至今日，巴特吕之流七嘴八舌的声音还在萦绕呢。

现在在大厅的中央，有一座铺着织金锦缎的看台，面对大门，背靠墙壁，并且利用那间金灿灿卧房走廊上的一个窗户，开了一道特别的入口。这看台是为弗朗德勒使者们和其他大人物来观看圣迹剧而专门搭设的。

按照风俗，圣迹剧将在那个大理石的桌面上表演。所以，人们早早就把桌子准备好了。那厚实的桌面上，现在已经搭起一个非常高的木架子，上面铺满了平滑的木板，到时就作为舞台。笼子罩上布幕，里面权作剧中人的更衣室。外面，则摆放着一张梯子，联结着舞台和更衣室，是演员上下场的通道。随意编排的角色，机关布景剧情冲突，没有一样不是安排从这梯子上场的。这是戏剧艺术和舞台装置碰撞的新生儿，多么天真，多么可敬！

司法官典吏的四名法警，负责看管正情绪高涨的民众，这时正分立在大理石桌子的四角。演出要到司法宫大钟敲响正午十二点才开始。这虽然对演戏来说晚了些，可是得迁就使臣们的时间呀。

于是，许许多多的观众从一大早就在等着。在这些喜欢热闹的观众当中，不少人天刚亮就来到司法宫大台阶前等候，冻得浑身瑟瑟发抖；甚至有几个人为了一开门能抢先进去，已经在这儿熬了一个通宵。人群每时每刻都在增加，好比超过警戒位的洪水，已经爬过墙头，向各柱子周围上涨。于是，群众感到浑身别扭，急躁，烦闷，况且这一天可以随心所欲，恣意胡闹，所以要是谁的手肘尖碰一下，或是鞋子踩了一下，人们动辄就大声地争吵，加上长时间等待而极其疲倦，这一切都使得群众大为光火，更何况他们被



关禁在这里，人挨人人挤人，都快要窒息了，所以还没到使臣们到来的时刻，群众的吵闹声早已经变得非常地嘈杂。

还有另一帮捣蛋鬼，砸破了一扇玻璃窗钻进来，毫无顾忌地爬到柱子顶盘上去坐，在那里，东张西望，不时地取笑着大厅和外面广场上的人群。看他们那滑稽的动作，听他们那放肆的笑声，以及与同伴们喧哗嬉闹的呼喊声，一下子就可以知道这些年轻的学子并不像别的观众那样困倦烦躁，他们为了取乐，非常擅长眼前的情景中找到一幕精彩的戏折，用以打发时间，等候下一出戏的上演。

“是你呀，约翰·弗罗洛·德·莫朗迪诺！”其中有一个向另一个嚷道，“你叫磨坊的约翰，真是太合适了，瞧瞧你那两只胳膊，还有两条腿，活像四只迎风旋转的风车。——你来多久了？”那个被称做磨坊的约翰是个有着金黄色头发的小鬼头，满脸淘气的样子，正在一个斗拱的板上坐着。

“见鬼，已经四个多小时了！”约翰·弗罗洛答道，“我听见了西西里国王那唱诗班童子，在圣小教堂唱七点钟的大弥撒。”“那倒是很棒的唱诗班，”那一位接着说，“嗓门比他们头上的帽子还尖！不过，国王给圣约翰先生举行弥撒前，倒应该先打听一下，这位大人是否喜欢听用普罗旺斯口音唱的赞美诗。”

“国王搞这名堂，完全是为了雇用西西里国王的这个该死的唱诗班！”人群里有个老太婆高声地喊叫道，“你们不知道，做一次弥撒就花了1000巴黎利弗尔！还是从巴黎菜市场海产承包税中出的呢！”

“住口！老婆子。”有一个大胖子在站在这个卖鱼婆的身边，他掩住鼻子，接过话头说道，“不举行弥撒怎么行，你不希望国王再欠安吧？”

“说得对，吉尔·勒科尼，你这个专给国王供货的皮货商！”那个爬坐在斗拱上的小个子学子喊道。其他学子听到这个皮货商倒霉的姓氏，一起纵声大笑了起来。

“勒科尼！吉尔·勒科尼！”有些人连声地喊着。

“长角和竖毛的！”另一个人又喊道。

“嘿！”柱顶上的小淘气鬼接着说，“这有什么好笑的？尊敬的吉尔·勒科尼，是御膳总管约翰·勒科尼的兄弟，樊尚林苑首席守林官马伊埃·勒科尼的儿子，他们个个十分模范，从父到子是结了婚的。”

大家听了更是放肆地大笑。胖胖的皮货商没有应声，拼命要躲避从各个方向向他投过来的目光；尽管他挤得汗流浹背，直喘粗气，但却是白费劲被紧夹在四周人的肩膀中间，一点儿也动不了。终于，后来这伙人当中有

一个出来替他解了围，此人生得又胖又矮，充分地像勒科尼。

“简直是罪过！你们有些学子竟对一个市民如此地不恭！要是在过去，学子敢如此不恭，就得先挨木棒痛打，然后再用柴禾活活烧死。”

那帮学子口授后全都哄闹起来了。

“噤啦啦！是谁在那儿瞎喊呀？是哪只晦气的公猫？”

“嘿，我认得，他是安德里·缪斯尼埃老公。”有个人说。

“他是大学四个指定的书商之一。”另个人插嘴道。

“我们那里，样样都成四：四个学区，四个学院，四个节日，四个学政，四个选董，四个书商。”另一个说道。

“那么，就把这一切扔到地狱中去吧！”约翰·弗罗洛接着说。

“缪斯尼埃，把你的书都烧掉！”

“缪斯尼埃，我们要把你的听差揍扁！”

“缪斯尼埃，我们要好好地搓揉你的老婆！”

“肉墩墩的可爱姐姐乌达德呀！”

“娇嫩、风骚活像个小寡妇！”

“你们真该下地狱！”安德里·缪斯尼埃吼着。

“安德里老公，你要是再废话，看我跳下去砸你的脑袋。”约翰一直吊在柱顶上，这时接过话头说道。

安德里老公抬起眼睛望了一会儿，像是在估摸那柱子有多高，然后他不敢出声了。

这样约翰就成了这战场的主人，于是便穷打猛追：

“就算我是副主教的弟弟，也还是要这么干。”

“各位先生以及学子们！像今天这样的日子，我们的权利居然得不到尊重！别的暂且不说，你们看看，新城有五月树和焰火，旧城有圣迹剧、丑人王和弗朗德勒的特使，而我们大学城，却什么也没有！”

“不过我们的莫贝尔广场还是够大的！”一个趴在窗台上的学子叫道。

“打倒学董！打倒选董！打倒学政！”约翰接着大喊道。

“今晚我们就用安德里老板的书，在加伊亚广场开焰火晚会吧！”

另一个补充道。

“还有书记们的书桌！”边上的一位说。

“还有监堂的暴力用具！”

“还有学长的痰盂！”

“还有检事们的食橱！”

“还有选董的面包箱!”

“还有学董的小板凳!”

“打倒!”小约翰高声地吼道,“打倒安德里老公!打倒监堂和学录!打倒神学家、医生和经学家!打倒学政、选董和学董!”

“世界末日到了!”安德里老板塞住耳朵低声地自语道。

“噢!你们看,学董来了!”一个站在窗台上的学子突然喊道。

大家都把头扭向广场望去。

“真的是那尊敬的学董蒂博大人吗?”风车约翰·弗罗洛问道,他攀附的那根柱子挡住了他的视线。

“是的,正是他:学董蒂博大人!”

的确是学董和所有学官一起前往迎接使团,现在正穿过司法官广场。学子们都挤在窗前,一起对着他们冷嘲热讽。学董因为走在最前面,所以首先遭到一阵十分难听的谩骂。

“您好,学董先生!喏——啦——嘿!向您致敬了!”

“这个老赌棍,跑到这儿干什么来啦?”

“瞧他骑着骡子的气样子!骡子的耳朵也没有他的长呢!”

“嘿——啦——喏!您好,蒂博学董先生!赌棍蒂博!老笨蛋!”

“上帝保佑您!昨晚您又掷了不少双六吧?”

“唔!瞧他那张憔悴忧虑的瘦脸,这都是爱赌如命、掷骰子上瘾的结果!”

“掷骰子的蒂博,您屁股转向大学城,小跑着向新城奔去,是打算去哪里呀?”“毫无疑问是去蒂博托代街开个房间再接着过瘾了!”风车约翰叫道。

大伙儿听后,拼命地倒鼓掌,齐声地重复着这句俏皮的双关语。

“学董先生,魔鬼赌局的赌棍,您是到蒂博托代街去继续过瘾吧,对不对?”

紧接着,就轮到别的那些下属官员们了。

“打倒监堂!打倒执杖吏!”

“罗班·普斯潘,你说,那边那个人是谁?”

“是吉贝尔·德·絮伊,吉贝尔·德·絮伊奥坦学院的学监。”

“你站的位置比我的好,给你一只我的鞋子,拿去扔到他的脸上,扔准点儿。”

“今晚就叫你知道厉害!”

“打倒六个神学家和他们的白袍子！”

“原来那是神学家呀？我还以为是巴黎城的圣日芮维埃芙奉献给鲁尼的六只大白鹅呢！”

“打倒医生！”

“打倒主德论文和解疑论文！”

“给你，我的帽子，圣日芮维埃芙的学政！你一点也不公平，让我吃了大亏！他把我在诺曼底学区的位置，抢去给了小阿斯卡尼奥·法尔扎帕达，就因为他是意大利人，是布尔日省的。”

“太不公平了！”学子们齐声喊道。“打倒圣日芮维埃芙的学监！”

“唉呀！若阿尚·德·拉德奥先生！唉呀！路易·达于尔！唉呀！路易·达于尔！唉呀！朗贝尔·奥特芒！”

“真希望魔鬼掐死日耳曼学区的学政！”

“也掐死那班圣小教堂的神父！”

“还有，那些穿灰毛法衣的！”

“嘿——啦——嗨！艺术大师们！清一色的漂亮黑斗篷！清一色的漂亮红斗篷！”

“正好作为学董的漂亮尾巴！”

“活像是个威尼斯大公去赶海上婚礼！”

“你瞧，约翰！圣日芮维埃芙主教堂的那班司铎！”

“让他们下地狱去吧！”

“修道院克洛德·肖阿院长！克洛德·肖阿博士！您是不是去找那个骚娘们儿玛丽·吉法尔德呀？”

“她在格拉提尼街。”

“她正在给下流的人铺床哩。”

“您要不要她当着您的面卖呀？”

“学友们！庇卡底的选董西蒙·桑甘来了，他带着老婆，她正坐在骡子屁股上。”

“骑马的人身后坐着黑色的忧郁。”

“勇敢些，西蒙先生！”

“窗台上能看见所有东西的家伙，他们看见这一切一定很开心吧！”磨坊约翰叹道，他还高踞在拱顶的桂冠里。

这个时候，那个书商安德里·缪斯尼埃老公婆过去，贴着国王皮货商吉尔·勒科尼的耳根悄悄说：“我告诉您，先生，现在世界的末日到了。学

子们这样过分的越轨行为真是前所未有的。这都是现如今那种该死的发明把什么全毁了，什么大炮啦，蛇形炮啦，臼炮啦，特别是印刷业，即德意志传来的另一种灾难！现在，再也没有手稿了，也没有什么书籍了！印刷术把刻书业挤垮了。世界末日到了！”

“这从天鹅绒的一天天时髦，我就看清楚了。”皮货商回答说。

正在此时，钟响了十二下。

“哈！……”整个人群都不约而同叫了起来。学子们也静下来了。随后一阵激烈的骚动，人人都争先恐后，抢占位置，接着，一片肃静，所有人的目光都盯向大理石台子。那台子上依然没有动静，只有典吏的四名法警笔直地一直站在那里，宛如四尊彩绘塑像。大家的视线随即转向留给弗朗德勒使臣的专用看台，看台的那道门还是在紧闭着。

这群人从一大清早就眼巴巴地等待着三件事的来临：中午、弗朗德勒使团和圣迹剧。这可真叫人受不了。

他们又接着等待，很快一刻钟过去了，看台上还是没有一点动静。这时，随着烦躁伴随而来的是愤怒，带火药味的话儿在人群中四下散播开来。“圣迹剧！圣迹剧！”大家低沉地这么咒念着，脑子渐渐地发热起来，一场风暴虽还只是轻轻地咆哮，却要开始席卷整个的人群。接着磨坊约翰带头点燃了火花。

“圣迹剧！弗朗德勒人下地狱去吧！”他使出浑身力气，大声地吼叫，同时像条蟒蛇似地绕着柱头扭来扭去。

观众一起鼓掌，并且也跟着吼叫：

“圣迹剧！叫弗朗德勒下他妈的地狱！”

“我们现在就要演圣迹剧，不然，我们就要把司法宫典吏吊死，作为喜剧和寓意剧。”风车又说道。

“说得对！”民众吼叫起来。“先吊死他的几个法警。”

话音刚落，就是一阵欢呼。那四个可怜虫惊慌失措，不知如何是好。人群马上向他们蜂拥而来，中间只隔着一道单薄的木栏杆，眼看这道围栏在众人挤压下扭弯变曲，就要顶不住了。

情况岌岌可危。

“冲过去吊死他们！”四面八方的人齐喊着。

就在这时，戏台上那间更衣室的帷幔掀了起来，有个人从里面站了出来，大伙一见都猛然停住了，好像着了魔法一般，愤怒顿时转为了好奇。

“肃静！肃静！”

就见这个人浑身颤抖地一路恭恭敬敬向前走，越向前走便越显得卑躬屈膝，就这样走到了大理石台子的边沿。这时人群暂时安静下来了，人们都抬起头望着他。

“市民先生们，”他说道，“市民太太们，我们将极为荣幸地在红衣主教大人阁下面前，朗诵和献演一出十分优秀的寓意剧，名为《圣母玛丽亚的公正判决》。我扮演朱庇特。

主教阁下现在正陪伴奥地利大公派来的使团，使团这时在博代门听大学学董先生的演讲，等尊贵的红衣主教大人一驾到，演出马上开始。”

朱庇特的这一席话，着实挽救了司法典吏那四名倒霉法警的性命。而且，朱庇特老爷的那身服装那么怪异，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对于安定观众的情绪也是起了大作用的。朱庇特身着锁子铠，上罩金色大纽扣的黑绒外套，头戴镀金的尖顶头盔；假如不是他脸上的胭脂和浓须各遮住面部的一半，假如不是他手执一个缀满金属饰片的金色纸板圆筒——有经验的人一看便知道它代表霹雳，假如不是他两只光脚按照希腊方式饰着彩带，那么，他那身威武的装束，真可以同贝里公爵禁卫军中布列塔尼的弓箭手相媲美了。

## 第2章

然而，随着他说完那一番话，他那身装束所引起的全场一片兴奋和欣赏，渐渐被冲散了。等到他最后说出“等尊贵的红衣主教大人一驾到，我们就开演”这句不合时宜的话时，他的声音就被雷鸣般的喝倒彩的声音所淹没了。

“马上开演！圣迹剧！马上开场！”民众尖叫起来。在这乱哄哄的吼叫声中，风车约翰的嗓音盖过了一切。他尖声叫嚷：“马上开演！”“打倒朱庇特！打倒波旁红衣主教！”罗班·普斯潘和高坐在窗台上的那些学生也大吼着。

“马上出演圣迹剧！”群众连连喊着。“立刻！马上！吊死演员！吊死红衣主教！”

可怜的朱庇特被吓得惊惶失措，涂满脂粉的红脸蛋显出白色，他丢下霹雳，拿下头盔，浑身颤抖着连连鞠躬，口里呐呐道：“红衣主教大人……御使们……弗朗德勒的玛格丽特公主……”结结巴巴地语无伦次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说什么。其实，他是害怕被人吊死。

民众因为等待而要吊死他，红衣主教因为他不等待自己也要吊死他，他怎么都得死，等待他的都是灭顶之灾，换言之，都是绞刑架。

幸好这时有个人出来替他解围，替他担了风险。

此人一直站在栏杆里边，谁都没有注意到他，因为他靠着的圆柱完全遮住了他。这个人高挑个儿，消瘦干瘪，脸色苍白，头发金黄，虽然额头和腮帮上都有了皱纹，却还很年轻，身上穿的黑哗叽袍子旧得都磨破了，磨得发光了。此时，他朝大理石桌子走去，向那位可怜的家伙招了招手，但那可怜虫已经吓晕了，根本没有发现。

这个人又向前迈了一步，然后叫道：“朱庇特！亲爱的朱庇特！”

朱庇特还是一点儿也没有发觉。

最后，这个金发大个子忍不住了，凑近他的脸大叫一声：

“米歇尔·吉博纳！”

“谁在喊我？”朱庇特就像是刚刚惊醒过来，连忙问道。

“是我！”黑衣人说道。

“啊！”朱庇特叫了一声。

“现在就开始吧。”那个人说道。“满足民众的要求吧。我负责去恳请典吏原谅，典吏再去请红衣主教大人原谅。”

朱庇特听了松了一口气。

此时群众还在哄他，于是他就高声地嚷道：“市民先生们，我们立刻就要开演了。”

“欢迎你，朱庇特！欢呼吧！公民们！”学生们喊道。

“绝啦！绝啦！”民众也喊道。

接着，掌声响起来，那朱庇特趁此时机赶紧退回帷幕后面。

与此同时，那位平息了民众愤怒的无名氏，也谦逊地退回到了那根柱子的阴影里去。如果不是前面的两位姑娘注意到他刚才同朱庇特即米歇尔·吉博纳的对话，硬把他又拉出来，也许他还像刚才那样无人看得见，毫不起眼。

“长老！”其中一个姑娘叫了一声，并作手势要他走过去。

“亲爱的莉叶娜德。”她身旁的那位俊俏姑娘，因为身着艳服越发显得漂亮，说道。“他不是神职人员，而是在俗的，应该称呼先生。”

“先生。”莉叶娜德说。

无名氏又走近栅栏，恭敬地问道：

“小姐，请问您叫我有何贵干？”

“哦！没什么。”莉叶娜德显得有些不好意思，忙说。“我的伙伴吉斯盖特，芳号让茜安娜，她想跟您说几句话。”

“没有的事。”吉斯盖特羞红着脸说。“是莉叶娜德称呼您长老，我告诉她应该叫先生。”

两位美女渐渐垂下芳目。而那个人巴不得抓住机会，于是就笑眯眯地瞅着她们，说道：

“小姐，您真的没话说吗？”

“哦！当然没有。”吉斯盖特应道。

“没有。”莉叶娜德说。

高个子金发青年于是跨出一步，准备走开，但那两位好奇的姑娘却又不肯罢休。

“先生，”吉斯盖特连忙说，语气急促，就像是横下了心似的。“那位将在剧中扮演圣母玛丽亚的大兵，您是认识的罗？”

“您是指演朱庇特的那位吧？”无名氏接着说。

“哎，可不是！那您认识朱庇特吗？”莉叶娜德说道。

“米歇尔·吉博纳吗？”无名氏应道。“认识的，小姐。”

“瞧他那胡须多漂亮！”莉叶娜德说。

“他要演的，很好看吗？”吉斯盖特略有些羞怯地问道。

“非常精彩，小姐。”无名氏马上回答道，他是知情者。

“演的是什么？”莉叶娜德问道。

“《圣母玛莉亚的公正判决》，听着，是寓意剧，小姐。”

“啊！那太棒了。”莉叶娜德接着说。

沉默了一会儿。无名氏先开口说：

“是一出新编的寓意剧，过去从未演过。”

“那和两年前的那一出不一样，是那年特使入城的那天演的，剧中有三个漂亮姑娘扮演……”吉斯盖特说道。“扮演美人鱼。”莉叶娜德说。

“还是裸体呢。”那个青年补上一句。

两位姑娘听后都不好意思地垂下了双眸。那青年见了却满面微笑，接着往下说：

“那的确是好看！不过今天是一出寓意剧，是专为弗朗德勒的公主而作的。”

“要唱牧歌吗？”吉斯盖特问道。

“喏！寓意剧里是不会有牧歌的！”无名氏应道。“如果是一出滑稽



剧,那当然可以。”

“太可惜了。”吉斯盖特说。“那天,有些粗野的男女在蓬索泉边打闹,就唱了赞歌和牧歌。”

“适合教皇特使的,一定不适合公主。”无名氏的语气很是生硬。

“另外,他们的几件低音乐器演奏得可棒了,那乐声才美妙哩。”莉叶娜德接着说。

“还有,为了给行人提神,水泉从三个泉眼喷出的是葡萄酒、牛奶和肉桂酒,让人随便喝。”吉斯盖特说。

“还有,向蓬索下面一点,就在三一泉那儿,有人扮演耶稣受难的情景。”莉叶娜德继续说道。

“我记得可清楚啦!”吉斯盖特叫喊起来。“上帝钉在十字架上,两个盗贼站在他的左右两旁!”

“今天的会更精彩得多!”那个青年似乎听得不耐烦了,后来打断她们的话说道。

“今天的圣迹剧更精彩,这是您说的?”吉斯盖特说。

“那是当然。”他答道,接着用某种加重的口气又添了一句:

“小姐,剧本是本人写的。”

“真的?”两位美女齐声说了一声,惊讶得都瞪大了眼睛。

“没错!”那诗人有些自豪地应道。“我们有两个人,约翰·马尔尚负责搭舞台,铺板子,我则负责写剧本。本人叫皮埃尔·格兰古瓦。”

即使《熙德》的作者自报家门,也不会比他更加自信自豪了。

读者可能已经发现,从朱庇特退回幕后那个时候起,一直到新寓意剧的作者突然这样亮出了自己的身份,让吉斯盖特和莉叶娜德仰慕不已,这期间已有好长一段时间了。值得注意的是:全场的观众几分钟前还闹得不可开交,现在却听信了那位演员的承诺,宽宏大量地等待着。这正好证明了这样一个永恒的而且在剧院里得到验证的真理:让观众耐心等待的最佳方法,便是向他们宣告马上就要开始。然而,那学子约翰并没有睡过去。

“噤拉嘿!”他在混乱之后的平静等待当中,猛地地吼叫起来。“朱庇特,圣母玛丽亚,你们这班开玩笑的东西!你们拿大家开玩笑是不是?演戏!演戏!立刻开始,不然,我们可就等不了了!”

这一招还真是管用。

立即从戏台里面传出乐器的乐声;帷幕拉开,走出四个人来,穿着五颜六色的戏装,爬上戏台的陡梯子,等到了平台,便站成一排,向群众深深地